

明日的向亡者

戰爭……已經過了多久？十年？百年？千年？隨著時間過去，我腦中的思緒變得越來越混亂，過去生活的記憶逐漸淡忘，唯一沒有忘記的，只有眼前殘破的景象，以及充斥鼻腔的血腥和火藥味。

「喂！法靜！上面又發任務了」

聽到隊友的呼喊聲，我的思緒才從眼前的日記中脫出

「你還在寫你那日記呢，有什麼用啊」

「我不想忘記，有關過去的一切回憶」

「反正我們最後也要死的，哪管什麼回憶之類的有沒有的啊」

這傢伙名叫「安德烈」，我的隊友，是一個魔族的大漢子，性格剛烈。

「不准說這種話，安德烈！」

遠處又傳來一個聲音，是我們小隊的隊長「亞伯格」

「說好了吧，我們全員要活著回去」

「回去？」安德烈大笑幾聲「身為魔族的我又有哪裡可以回去？」

「你和法靜也清楚吧，聖教會他們對魔族的態度！」安德烈大吼著

亞伯格卻意外冷靜的回答：「即便如此，捨棄掉生存的渴望便是正確的？」

「嘖！媽的，在這種時候總說不過你」

「好了，你們兩個，別在這裡吵架了。剛剛不是說有任務嗎？」我在方才的爭論中插不上嘴，只好在爭論到達終止點後才能發聲

「任務？是什麼？誰派下來的？」接著便是亞伯格的一連追問

「別問我，去問瘦子」安德烈指向遠處，坐在地上操弄筆記型電腦的男人
那個男人，沒有名字，沒有以往的記憶，而大家也只好依據他細瘦的體型給他外號「瘦子」。瘦子很擅長操作電器類的東西，因此就被亞伯格當作隊員留下了。

我和亞伯格走向瘦子，而瘦子也很自動的回報任務訊息。

「前往十五號戰場回收「勝利號法術砲塔」，由聖教會派遣」

我感到些許驚訝：「死亡之地……而且還是重要性不低的任務，再加上是由聖教會派遣……」

亞伯格察覺到我言語中的資訊「如果派遣我們這樣默默無名的普通僱傭兵小隊前往十五號戰場，基本沒有成功的可能，而且還是要回收這麼重要的武器。那麼，要嘛代表說那裡的戰鬥已經結束了，要嘛就是那裡有聖教會自己人不能前往的理由」

「嗯，我就是這麼推測」

「法靜，你覺得哪一種比較有可能」

「誰知道，反正能活著回來就好」

「哇操嘞……這裡是什麼鬼」安德烈看見眼前的景象，不自覺停止下來。
我們四人隨著地圖的指引，來到了十五號戰場，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比過去我們所見的戰爭光景還要慘烈的景象。
我和亞伯格跟瘦子也向戰場看去，同時也不自覺停下自己的動作。
如同被野獸嘶咬的屍體，以及被懸掛在鐵柱上的人皮。再仔細看去，甚至有人
的頭顱被掛在某些屍體的腰上，而那腰帶的材料，看著也像是人腸一樣。
在理解到這幅景象後，一股反胃的感覺翻湧而來，只是幸好在痛苦掙扎下硬生生
憋了回去，但瘦子就很直接的吐了出來。
接著，安德烈率先出聲：「所以……這是贏了還是沒贏」
亞伯格答道：「應該是贏了，看這架勢，也許是『屍狼』部隊」
「屍狼？」安德烈問道
「戰場清道夫，負責清掃戰場，同時也有負責威嚇敵人的職責」
我看著眼前殘破的，像是被野獸啃食到一半的屍體，不禁問道：「清道夫……
他們處理屍體的方式該不會是……」
「吃掉，或是將屍體做成裝備和裝飾」亞伯格很冷靜的回答道
此時，一旁的瘦子開口了「別講了……再講下去我就又要吐了……快結束這個
任務……我不想在這裡多待幾秒……」
「呼……那走吧」亞伯格領著我們前進了

跟著任務的指引，我們穿過屍體遍野的戰場，幸運的是，除了滿斥鼻腔的血腥
腐臭味，這片戰場不留半點活物。

「真是厲害……連十五號戰場都能拿下」我心裡想著。
這裡是戰爭開打以來數一數二的險峻戰場之一，除了因對方主要的兵器都位於
這裡，有強大兵器及精英士兵把守，另再加上這裡擁有濃厚的「瑪那」，能夠
成為施展魔法的好地方。

「我啊……以前在學校都只有學到過什麼產生火啊、冰啊之類的魔法，可還沒
見過這種能夠讓屍體變成這模樣的魔法」安德烈一邊看著一堆堆的屍體談道。

「你又不是沒見過聖教會的修女，怎麼還會這麼想？」瘦子回應。

「不一樣啦，她們雖然會用很多不在課本上的魔法，但也不會把人變成這樣
啦」安德烈手指遠處被開腸破肚的屍體。

我在心中默默想著：「屍狼……真是一群難以想像的部隊」

此時，隊伍最前端的亞伯格喊叫道：「等一下！前面有人！」

我們的目光向前方看去，看見在屍體堆的中央，有個以四肢撐著地板的人型生
物。

接著，亞伯格立刻打了一個手勢，而一旁的瘦子馬上知會。

「魔力探測啟動」

「有異狀就馬上回報，我跟安德烈去接觸目標。法靜！支援我們」

很快，兩人拿起各自的武器跑向目標，而我同時也使用自己的魔法觀察敵人的動作。

跑近後，亞伯格發現對方是一個身穿被血液染紅的黃金鎧甲，以類似動物的方式四肢撐在地板之上，好像在舔舐著身下的屍體。

「那傢伙……跟狼一樣」安德烈說道。

「那身鎧甲的樣式……是聖教會的人！」在看見鎧甲上的十字架後，亞伯格立刻向我們回報「是友軍……」。

但聲音還未傳出，緊隨而來的是亞伯格的慘叫聲。

瘦子大吼「亞伯格！安德烈！回報狀況！」

無線電沒有任何聲音。

「這裡看不清楚，我過去幫忙！」說完，我便立刻朝向戰場奔去。

一到戰場，我便看見安德烈正與那個人戰鬥著，而另一邊，是失去一隻手的亞伯格。

「發生什麼事了……？」我心裡這麼想著，同時腳步向重傷的亞伯格跑去。

「我來療傷！」說完，我利用法術一定程度上止住了亞伯格血如泉湧的傷口

「發生什麼事了？」

「不知道，那個人感受到我們的氣息就衝過來了，然後一瞬間奪去我的手臂」

「但……瘦子的探測沒有反應」

「代表說他是用純粹的肉體達到這麼快的速度的，他給人的感覺……跟狼一樣」

說完，亞伯格輕輕推開我「快去幫忙安德烈！」

「……了解」

此時，安德烈正用著自己的巨斧對抗那個人，但幾次攻勢過去，那個人都用著靈敏的動作躲了過去，甚至好幾次差點用那類似於狼口的頭盔咬傷安德烈的脖子。

「安德烈！」我召喚出自己的魔法書，衝向安德烈身邊。

「隊長怎麼樣了？」安德烈急忙問道，而我則向他默默比了個大拇指。

看到我的手勢後，他緊張的神情才漸漸放鬆了下來。

「安德烈，幫我吸引注意力，我來攻擊敵人」

「交給我！」

說完，安德烈掄起大斧衝向敵人，而對方也拿起背後的鐮刀衝向我們。

「……就是現在！」

聽到後，安德烈立刻側身躲避，而對方就這樣被我的法術直接命中，倒了下去。

「喂！接下來怎麼辦」

「……問問隊長吧」

現在大概是晚上 6 點左右，我們幾個人推著那座大砲抵達了最近的據點。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辦？」瘦子數著任務的薪水，向隊長問道。

「按聖教會的人說，再過幾個月就要面對最後一場戰鬥了，真真切確的最後了」

「別裝傻……我是指她」

瘦子戳了戳在一旁躺著的一名女性。

「養她吧，我們又不是很缺資源」

瘦子嘆了口氣「唉……你是隊長，又是唯一的傷者，我實在是沒什麼理由反對。你們呢？」

瘦子看向我們。

安德烈聳聳肩「行唄，隊長說什麼我就做什麼，反正他見義勇為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搖搖頭「你真的確定，隊長？這件事的性質跟以往可都不一樣，這是明確的違反軍紀，你真的敢？」

「所以需要你們同意」

「我覺得你的口氣不像在徵求同意，比較像在通知大家。不過……我相信你，從以前到現在，我們之所以能活著都是藉著你的決定，算我同意吧」

一旁的瘦子正好數完了薪水「嗯，一個沒少，看來是全票通過」

我們收養了在十五號戰場攻擊我們的那個屍狼部隊的人，她看起來似乎還很年輕，是一個貌美的少女，甚至是能上時尚週刊的那種美，不過她看起來完全沒受到人類社會化教育的樣子，一舉一動都像野生動物一樣，想讓她平靜還得靠我的法術和亞伯格的安慰。

在戰場的日子，亞伯格時常會教她識字，瘦子也會教她一些電子器具的使用方式，而她似乎很討厭安德烈，也許是因為他是魔族吧。

後來，亞伯格給她取了個名字「格婭」，她似乎還挺高興的。

「屍狼部隊被認為是間諜部隊之一，因此被派往十五號戰場來以功補過」我閱讀著從聖教會的資料庫裡拷貝來的資料。

「蛤？這傢伙是間諜」安德烈看向遠處在學習字母的格婭。
瘦子敲了一下安德烈的頭「不一定，聖教會那群人的判斷就沒幾次對」
「也許只是為了清除不受控的工具而已」我在一旁悄聲說道。

在戰場之上，格婭像一頭狂暴的猛獸，運用她那特殊的戰鬥方法，已經不知道砍殺了多少敵人。

而在戰鬥結束之後，她又會將那些屍體一個個吞噬，直至一乾二淨，連一根白骨都不留下。

但這樣的她，卻在亞伯格的悉心教導之下，竟開始替被她殺死的敵人們築起一個個墳墓。她開始有了對生命的敬重，而非只是把他們當作獵物。

除此之外，格婭也開始知道如何操控簡單的機械設備了，小隊的無線電常常會有她嗷嗷叫的聲音。

而她與安德烈的關係也開始慢慢好起來，以往的她只是把安德烈當成魔族的敵人，不過對於聖教會的立場而言，會有這種認知在所難免。畢竟聖教會自詡神的代言者，自然看不慣這些頭頂長著惡魔角的魔族。但她漸漸知道好壞並非依種族區分，而是靠著他們的所做所為，她看見安德烈在戰場上揮舞巨斧，保護大家的景象。

她開始漸漸習慣了在小隊裡的生活，逐漸變為我們小隊的一份子。

她的戰鬥風格，也逐漸變得冷靜，懂得思考決策。

有時候是真佩服亞伯格的能力，感覺像是導師一樣，雖然他說他不是，不過要是戰爭結束後，他挺適合去當的。

「牙…波…戈」格婭用著她那半吊子的發音，在試著講出亞伯格的名字。

而亞伯格則在一旁鼓勵著她。

「唉呦，會講話了餒」安德烈在一旁笑著。

格婭似乎察覺到安德烈在嘲笑自己，立刻就朝著他的頭上咬去，安德烈則被咬的嗷嗷直叫，這次就變成瘦子跟亞伯格在一旁放聲大笑了。

這是在格婭加入小隊之後的日常，她逐漸能與大家打成一片了。

晚上，我正寫著日記時，格婭靜靜靠了過來，我不知道她究竟看不看得懂，只知道她正全神貫注地看著我的日記。

忽然，她緩緩問道「為…什…麼？」同時手指著我的日記。

「只是不想忘記而已」

「網…記？」

「就是那些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

「比如像是當初我在戰場裡被亞伯格救起來的時候，比如當初跟安德烈在戰場上互相扶取得勝利的時候，比如當初跟瘦子一同研究法術的時候」

「重要……亞伯格……安德烈……瘦子……法靜……重要……重要！」格婭喃喃自語著

「妳也很重要」我摸摸她的頭「我還沒見過大家能這麼開心地笑著，在戰場上許多的情感都會被沖淡，但大家在遇見妳之後似乎又把那些淡忘的情感撿回來了」

格婭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向我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

而我看她很有興趣的樣子，於是給了她一本空白的筆記本。她似乎很開心。

我們是戰場上微不足道的小兵，卻擁有著想要活下去的決心。亞伯格帶著我們在一場又一場戰鬥中存活下來，他一直說著別放棄對生存的渴望。

即使微小如螻蟻，也要保持著踏向明日的勇氣。

他總是如此樂觀，堅信我們一定會活到戰爭結束，堅信我們都能平安回家。

他帶著我們，帶著對明日的嚮往，邁向前方。

所謂的最終一戰很快就來了，聖教會聚集所有的有生力量，甚至包括魔族這種在以往遭受歧視的種族，其目的明顯是想背水一戰。

此時，亞伯格正在進行最後的裝備檢查。

「聽說對方是什麼天神族的人喔」安德烈看著剛剛發來的任務簡報。

「那是正面戰場的事，我們的任務是跟隨大部隊進攻拜爾山的控制中心」瘦子一把搶回簡報。

「那個機器人製造中心？」我問道。

「沒錯，做好準備吧」

出發前，亞伯格做了一個精神喊話

「各位……這是最後的一場戰鬥了，我們一起跨越了如此多的戰役，我相信這次我們也能一起跨越的，我們是保持著對明日的嚮往才在這裡的！」

亞伯格大笑著「又是這種話，安心啦，我們都能活到最後的」

瘦子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緊緊握著手裡的任務簡報。

格婭則興奮地吼叫了幾聲。

我寫下筆記的最後一個字，收拾好裝備。

指揮部一聲令下，我們小隊跟隨著大部隊衝向山頂的控制中心，一路上滿是砲火的彈坑以及七零八落的屍體，不過在格婭的衝鋒支援跟安德烈巨斧的開路下，我們小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

「水啦！」安德烈正大聲慶祝著，我們小隊目前已抵達半山腰的位置。

「別太高興，接下來才是最重要的時候」亞伯格輕拍幾下安德烈的後背，以表冷靜。

瘦子在計算出登頂的最佳路徑，而格婭正躍躍欲試著。

「計算完畢！」瘦子指向最為陡峭的南壁「就是那裡！」

「好嘞！衝了！」安德烈率先出發，格婭則緊隨其後。

在瘦子計算的最佳路徑下，敵人的數量可以說屈指可數，即便有，也會被安德烈跟格婭的完美配合迅速消滅。

很快，我們小隊就已經接近了控制中心附近，而大部隊的先鋒部隊也差不多抵達了。

但就在我們即將攻入控制中心的一瞬間，忽然有一顆砲彈從天空中墜落，然後是第二顆、第三顆，如暴雨降臨。

「找掩護！」亞伯格立刻大聲呼喊，期望那聲音能夠穿越猛烈的砲火，傳遞到隊友的耳邊。

但在砲火轟炸下，我們很快就與亞伯格分散。

不過在分散前，亞伯格利用最後的法術，在我們這裡生成了一片護盾區域。

「亞伯格！」我們三個不約而同地呼喊，聲音卻被砲彈聲埋沒。

格婭似乎想要立刻衝過去，卻也被砲火阻擋。

「這個方向……是從基地那邊來的」瘦子觀察著砲彈的攻勢。

「我們被背叛了？！」安德烈情緒激烈地大喊。

我試圖在轟炸下尋找亞伯格的蹤跡，卻毫無收穫。

「嘖……好不容易都活到這裡了」我在心中默默念道。

「趴好！」我向著其他人喊道。

護盾空間也逐漸堅持不下去，在一聲碎裂聲後，我也與其他人分開了。

轟炸不知持續了多久，直至整個拜爾山的山頂都變為焦炭。

我試圖從滾燙的地面站起，現在在我耳邊僅有火焰燃燒的聲音。

「還有人嗎！」我向四周大喊，想從充滿煙塵的戰場中尋找其他人的蹤跡。

……整個戰場安靜的可怕。

「喂！在這裡！」遠處傳來安德烈的聲音，我向那裡看，是格婭在護著安德烈跟瘦子。

「你們……！」我立刻衝向他們的身邊，緊緊抱住他們。

「隊長呢……？」瘦子緩緩問道。

「不知道，剛剛的炮擊讓我們分開了」

接著，我們開始在廢墟中尋找著亞伯格的蹤跡，但卻一無所獲。

「該不會……」我的腦中突然出現了最壞的可能性。

我還沒出聲，安德烈就緊緊抓住我的衣領「別他媽亂說！」

「我知道……我只是」
瘦子在一旁想阻止安德烈「……冷靜一點」
「……抱歉」安德烈鬆開了手。

就在這時，遠處傳來了格婭如同狼吼的哭喊聲，我們立刻趕過去，卻發現……
「這個是……」眼前的是一個被燒成焦炭的屍體，以及在手中握著的，刻著
「亞伯格」的軍牌。
格婭正趴卧在亞伯格的屍體上，發出撕心裂肺的喊叫聲。
而我們三個則靜靜的佇立在那，沒有再說一句話。
直到後續部隊的增援到來。

「所以……真的結束了」
長久的戰爭結束後，我們正聚在一起，討論未來的走向。
「我打算隨便找塊地去當個農夫」安德烈說道。
「聖教會他們？」瘦子問
「聽別人說，他們好像在改變對於魔族的態度，應該是不會再為難我們了。那你嘞，瘦子」
「應該會去攻讀資訊學位……之類的」
最後，安德烈看向我「你嘞，法靜？」
「還沒想好……」
「行唄，反正也不是什麼需要快點確定的事。那你們……保重啊」
我們用拳頭互碰道別，隨後各自朝向不同的方向離開了。
但我們的心中都謹記著，對明日的嚮往。

戰爭結束後，原本為屍狼部隊的格婭被聖教會他們抓走了，應該是要處刑之類的，但作為收留她的人，我們卻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懲罰。

我來到了亞伯格的墓前，靜靜看著他的墳墓。
卻有一個女聲從背後傳來。
「白書法靜先生」
「……誰」
我向後看去，是一名棕髮，帶著眼鏡的修女。
「我的名字是佩琪卡，佩琪卡·潘德懷斯」
「聖教會的……我可對你們沒什麼好臉色」
「那次轟炸確實是我們的錯，我們實在沒想到教會內部對於屍狼的人還存有這麼大的惡意」

「所以……那次轟炸是為了解決格婭……？」

佩琪卡點點頭。

「然後，發現她還活著，所以打算親自處刑她？」

「不錯，但……她還活著，我將她保了下來」

「保了下來？」

「運用一些特權，一些……比較秘密的手段」

佩琪卡慢慢走向我的身邊。

「你知道她是怎麼來的嗎？」

「屍狼的一員，僅此而已」

「實際上她是屍狼的隊長在森林發現的，就是所謂「被狼養大的孩子」。所以才會像是野生動物一樣。那樣的她，即使在屍狼部隊中也是特別的存在」

接著，她用手指輕輕撫摸亞伯格的墳墓。

「屍狼雖說強大無比，但本質就跟瘋子聚會差不多，在這種環境長大的格婭自然也只會變得瘋狂」

「但她……跟了你們之後……卻有了改變」佩琪卡停下手邊的動作，眼睛直勾勾地看著亞伯格的墳墓「你們改變了她，讓她有了……人性，她甚至懂得為死者們祈禱」

「要謝就謝亞伯格吧，我並沒有做什麼」

「……她最近開始在寫日記了，甚至遇到不會的字還會去找教會的修女們」

我露出有些驚訝的表情。

「她說……你們很重要，她想成為像你們那樣的人，帶著夥伴踏向明日的人」

佩琪卡雙手合十，閉上眼睛向著亞伯格的墳墓祈禱。

做完之後，她看著我說道：「聖教會也是時候改變了，無論是對魔族的態度，抑或是對待生命的觀念，我們都該踏出新的一步，成就嶄新的明日」

「格婭就交給我們吧」她用拳頭輕碰我的胸口

離開之前，佩琪卡向我提了個建議「你要不……去當老師？感覺你挺適合的」

「……老師？」

「嗯，你總是在靜靜看著一切並記錄下來，你的經驗……很適合呦」

「……我試試看吧」

「另外，在離開之前跟你說個好消息，屍狼似乎並不是真的間諜，那是有人惡意散播的假消息」

「可傷害還是造成了」

「所以我們聖教會必須面對，這是我們犯下的錯誤及罪孽」

鐘聲響起，我沿著走道大步走向導師辦公室，這是我現在新的生活。

依據佩琪卡的建議，繼承亞伯格的意志成為一名教師。

安德烈已經成婚，育有 2 子，瘦子也順利畢業拿到學位。

最後……

「格婭老師，下一節是妳的課」

「嗯，我知道！」

她露出那個熟悉的大笑臉。

格婭在聖教會的幫助下，也成為了一名教師。

她也想變得像當初在戰場上收養她的人一樣，改變人的命運。

我們本會成為戰場中的亡者，卻帶著對明日的嚮往，活了下去。

我們是明日的向亡者。

6894 字